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五十岁的脑袋

◎宁可



宁可：陕西岐山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一百余万字中、短篇小说散见文学期刊，出版有小说集《羊在山上吃草》等三部、长篇小说《日月河》等两部。

喜鹊的闲适与嬉戏、云彩的变幻与漂移、日月的从容与更替。

朋友说，山上好，山上干净，没有是非。

朋友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坐在海拔接近一千米的山顶石子上仰望夕阳。夕阳如血，半天都如火如荼，我常常坐在这里，边喝茶边欣赏大自然画师的鬼斧神工。

我说：“你都过五十岁了，是非应该和你没有交集了。”

朋友于是说出了自己的烦恼：他和A君、B君是多年的好朋友，由于工作缘由，和A君接触逐渐减少，而和B君整天在一起。最近不知什么原因，A君常常在后面说他的不是。其实，他一直对A君的印象挺好。朋友话少，又不善交际，一次两次听人说了尚未在意，三次四次就有些无名火起，又不好当面质疑，于是心生烦恼，最近甚至到了失眠的程度。

朋友的话影响了美丽绝伦的画面，夕阳拼命把一块焦糊的云彩撕开，发出单调而刺目的白光。我急忙收回目光，陷入了沉默。

A君和B君，我均熟悉。朋友所言A君，和印象中大相径庭。即使A君这些年发生了一些变故，但本质纯良的人不会成为“碎嘴乌鸦”。我问朋友：“你觉得A君是这样的人吗？”朋友说：“刚开始我也不信，禁不住B君

数次好意提醒，有鼻子有眼，不得不信。”

我于是长叹一声，言道：“你都五十岁的人了，怎么把脑袋还放在别人肩上，没有收回来！”

五十岁的脑袋，是天空中的云彩，历尽了风雪雷电、岁月沧桑，可以被污染成黑色，可以被烤糊，甚至可以被消失，但只要一出现，必然眼明耳聪，本色纯净。

五十岁的脑袋，是大地上的高山，风声、雷鸣、花香、鸟语，只是山的附属和装扮，它只是它，黝黑伟岸，独立自信，岿然不动。

五十岁的脑袋，是深入泥土的大树，叶生叶落，枝茂枝枯，只是它一年四季换下的衣裳，唯有那盘踞在土地深处的根系，才是它顽强不屈的生命。

五十岁的脑袋，是从九霄云外、高山大川流下的溪水，天地间所有的污秽肮脏，都可以在这儿得到过滤、净化。

五十岁的脑袋，也可以是沙瓢西瓜，切开后籽黑瓤红，色彩分明，红黑立辨。

五十岁的脑袋，能闻香臭，能知酸辣，能识美丑，能听妙音仙乐，亦能容杂音聒噪。最重要的是，五十岁的脑袋，一定是长在自己肩膀上，遇事先思考，能想、会想、善想，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为他人所左右，用

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五十岁的脑袋，更要能不攀权贵、不欺贫贱，不能以动物的眼睛辨人高低，心中眼里所想所见的，唯有生命的自由和尊严，以及生活的从容与平淡。

又过几日，朋友又打来电话，言说冤枉了A君，因为他又从别人处听到B君在人后言说自己的不是，而A君，不管自己如何对待，从始至终，没有在人后说过一句自己的不是。我知道自己一番话浪费了，因为，朋友已经习惯了听信流言，他的脑袋，仍然长在别人肩上。今天是B君，明天有可能是CDEF君。

“我没想到B君会是这样的人！”朋友还在电话里喋喋不休。

我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这个和你有关系，与B君没有关系。”

朋友还在大喊B君人品多么恶劣，质问我还有没有是非观？

任凭电话里声嘶力竭、义愤填膺，我没有再回复。秋阳正好，晒得人暖洋洋的，放眼望去，满山色彩斑斓，赏心悦目。我却哭笑不得：朋友虽说生理年龄已过五十岁，脑袋还是习惯性地依附在他人肩上，为闲言碎语所左右，真是辜负了“知天命”的好年龄。

不失眠才怪呢。

(肖像作者 陈亮)

又是一年红叶时

◎吴双虎



吴双虎：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宝鸡市作协副主席。著有散文集《陈仓八景》、长篇小说《红月亮》《大禹河》《社火》《太阳雨》《大戏》《伯仲传奇》及《社火》英文版等。

最早听说红叶，还是在八九岁时。厦房中间的窗格上边，挂着一个手掌大小的小喇叭。每年秋冬交接的季节，喇叭里会说到香山红叶，那红叶仿佛燃烧的火，又如画家的笔肆意挥洒。还说浪漫的人们会捡起一片红叶带回家来，作为书签夹在书中。

我想破了小脑袋，也想不出那香山红叶是什么样子，便趴在母亲做饭的锅眼门口去看，燃烧的柴火把灶膛烧得红彤彤的，心想一定是这样，只是比这个大，像屋后的柿子树那么大，像崖堦边的柿子林那么大。

上了中学，老师讲毛主席的诗《沁园春·长沙》：“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经过老师一讲，心里敞亮多了，但终究没有见到，还是不知那红叶是什么样子。

大学毕业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北京，看天安门，看长城，看香山的红叶。

可十天的北京之行，游了故宫，爬了长城，也上了香山，却没有看到红叶。因为香山的红叶是十月下旬，我去时候才八月下旬，整整差了两个月，自然看到的是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满山翠绿。真正看到红叶还是在六年以后秋季的一个周末。

早上起来，沿310国道直奔西山。山回路转，渭水盘旋。汽车在河边蜿蜒前行，渭水在秦岭与陇山的夹缝中流转。眨眼间就到了仙龙。

西山最美是仙龙。秦岭的一个支脉像一条五彩巨龙，自南向北，一头扎进渭河之中：春天，山花烂漫，姹紫嫣红；夏天，林密草盛，生机盎然；秋天，红叶似火，满目尽燃；冬天，银装素裹，冰雕玉砌。由于它景色如画，四季不同，仿佛神龙下凡，当地人便叫此山为仙龙山。山势陡峭，壁立千仞，与陇山相拱，俨然一个石门，也形成了一个“一夫当关，万人莫开”的隘口。

出了石门，你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高低远近皆不同，满目尽是火焰红。这里的山是红的，水是红的，氤氲的云气也是红的。无论世间万物，都融化在了火焰山之中。

仿佛是担心打扰了这沁心入骨的美丽，大家都蹑手蹑脚下了汽车，在农家小院品尝鲜美虹鳟鱼，再来两杯清冽醇香的西凤美酒，心里再说：“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季秋夕阳，霞光满天，红色的晚霞洒在崇山峻岭之上，把赤色抹进红叶之中，这时，不禁想起那两句美妙的诗句：腾腾火焰炙云空，羞煞红霞落岭峰。

夜幕降临了，天气转冷，在恋恋不舍中告别了仙龙，告别了红叶，踏上归程。心中在想，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就像人生的旅程不可重复一样，每一次都是独有的。明年再来，还会有万千红叶在等着我们，但她肯定是一片不同的风光、不同的景色吧。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李敏 校对：李斌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g@163.com

北首岭 (组诗)

◎孙谦

在我心底递过来一个谜是六千年前的风习、伦理、人道还是落归于宿命之地的圆场有好一阵，有两三只蜜蜂在此间飞舞不去蜜蜂的嗡嗡之声萦绕我的脑回沟抓住了那复现的声音和眼神我与他们挨得如此之近我确信，从他们中间获得爱是一件正在发生的事情

穿引的骨殖

用一根针，用一根野猪爪或鹿角磨出的刻有针鼻的针牵引葛麻绳缀连兽皮、星芒和心绪与梦境

那悬在黑暗夜空的北斗星映照这人间世界的变化该是一件发出慰藉之光的衣物吧谁知道，有人说出来

缀连在右手和左手之间进行在拇指和食指之间牵引梦的连接必得一根骨殖吗大地本身有梦吗

草寮前边空地上的篝火闪烁着，将要燃成灰烬了又一阵飘忽的雪缭绕黄昏她在冷与暖的缝隙缝合季节

石碾转动

秋日阳光的映照如成熟的栗子一样可靠

光阴在石碾下被推动饱含的汗水遂使身体沉重起来血液就是这么在无声旋转中流动的

一阵风从落山的日头那边悄然吹了过来吹得老槐树的黄色花瓣旋转着落下坐在尘埃中哭闹的孩童突然止住了声息转动的石碾对此了然于胸

陶埙鸣响

泥土的发声从无声孔到有音孔一张嘴缩进的吹奏大量内心，与内陆相合的意味一任呼吸从自身留在地面的阴影向着遥远的地平线飘逸

诞生于黄土，不用告诉我却因何发出鸟叫虫鸣的声音有点沉滞的风声与流水声在寒冷的暗夜围绕一小堆篝火向着星宇传递感受和预感

一个人在乐音中走得如此之深就在声韵穿越空旷的那儿魂息与灵犀被无声重塑，并带走到一个无以知晓之地而骨殖留下来与黄土合而为一

汲水的尖底瓶

橄榄球般的身体倾斜于水潭慢慢地注入水，被水扶正水先于经验，等待语言的诞生这是渴望准备好进入自己托起这个迷梦，这个汲水瓶一次次在水中演绎翻身的过程水使陶瓶变回它自己就像正在水畔照镜的她变回一个长发明眸的少女就像橄榄球仿照了它的形制

网纹船形彩陶壶

阳光照在红陶船上，这船便在光之流中浮荡起来船要留住的生活，被一张撒开的网一网打尽。隔着透亮的玻璃柜，我用眼神去感触，但是不够我更想用手去抚摸它可这念头立刻被光阴之水倾覆。感觉这船体和雕刻其上的网纹因为形象而抽象了一个存在的世界，邀我进入语言和符号之中一探究竟。而它正中的水口却开口说话当它的影子难以觉察地融入它自身它的双钮如双眼淡定地向我对视过来



孙谦：当代诗人，上世纪50年代生于宝鸡，出版诗集《风骨之书》《新月和它的反光》、诗画合集《人马座升空》《苏菲绝唱》等多部著作。曾获台湾《蓝星诗刊》“屈原诗奖”、首届悉尼国际汉语文学奖、北京国际诗歌奖、天铎长诗奖等。

面对面的骨殖

这般亲密对话的姿态是母女相伴，还是姊妹相随这般极其接近的凝视是父子相向，还是兄弟相会但他们的暗黑游戏是在口不能言，耳不能听空洞的眼睛不能看见之中进行暗黑有其实实在在的坚硬它结合的白骨